



流
年
纪

既然终要变作殊途/不如珍惜这一小段同行的路

殊途 同爱

All roads lead to true love

金陵雪
作品

殊
途
同
爱

[金陵雪]

继《大爱晚成》后演绎睡美人
与主治医生的逐爱剧

她是资深暗恋少女，因一场事故沉睡五年。
他是知名冰山国手，成为了她的主治医生。

他们一次次相逢，是缘分还是命运的捉弄？
这一眼之空，令她若有所失，这一眼之满，令她小鹿乱撞。
他是她无法企及的星光。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殊途

All roads lead to true love

同爱

[金陵雪 作品]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殊途同爱/金陵雪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5399-5852-1

I. ①殊… II. ①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1222号

书 名 殊途同爱

作 者 金陵雪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石 颖 夏 童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夏 童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370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5852-1

定 价 28.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All roads lead
to true love

目录

001 | 楔 子

003 | 第一章 前尘

这白不是学校里学长学姐玉树临风的白，也不是医院里外公舅舅救死扶危的白，这白像山路上远远追随她的云。

017 | 第二章 伤痕

她那时年轻，一股意气在胸膛间横冲直撞，不知道如何宣泄。对聂未的感觉太复杂，有时讨厌，有时又好喜欢，有时恨不得他去死，有时又希望天天能看到他。

032 | 第三章 我要等的正是你

聂未一眼看见一排宽发箍中，有一个颜色与闻人玥那天穿的荷色连衣裙一模一样，便伸手拿起。

046 | 第四章 爱的废墟

他第一次看到她，太阳下穿着海魂衫，脸色通红，汗渍斑斑，狼狈倔强。他最后一次看到她，月夜里穿着白睡裙，脸色苍白，泪痕交错，楚楚可怜。

057 | 第五章 给等得最久的人

美人沉睡百年，荆棘围绕，容颜不老，只是美好传说。闻人玥并没有停止生长。



All roads lead
to true love

目录

- 075 | **第六章 只要活过哭过**
- 现在能自己做的事情她绝不假手于人，比如穿衣服，哪怕要花很久的时间，她也要自己做。
- 084 | **第七章 重遇**
- 迟迟不离开格陵，是不是也妄想着有重逢的一天？可是重逢又如何？从来是共一小段路，就又要变作殊途。
- 094 | **第八章 对不起，谢谢你**
- 一个觉得对方的表现，和其他人对自己的态度一样，敬而远之。一个觉得对方的表现，和对其他人的态度一样，冷淡刻薄。她和其他人在一个平面内，他不过是平面外的一个点。
- 110 | **第九章 再见，悲哀**
- 只要和他在一起，默默地坐着，很像刚刚醒来的时候那种感觉，好安心。
- 124 | **第十章 两个人的路**
- 他现在只是很清楚地知道一件事：她的恭敬与疏离有多可恨，她的温柔与撒娇就有多可爱。她若要成为世上第一漂亮的女孩子，那她便是。不管她要什么，他都愿意捧到她面前来。

All roads lead
to true love

目录



- 135 **第十一章 偷吻**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 146 **第十二章 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每个女孩子心中都有一袭白纱，一匹白马，一位王子，一个婚礼。
- 165 **第十三章 假如让你吻下去**
只属于两人的花园，空旷幽静。只属于两人的秋千，悠悠荡荡。只属于两人的花香，似有若无。只属于两人的情愫，暗潮翻涌。
- 179 **第十四章 爱伤害了我**
爱与恨本来就是掌心与手背的关系，翻手为爱，覆手为恨。翻来覆去，反复无常，是爱恨交织的一种表现。
- 199 **第十五章 心野夜**
闻人玥爱聂未，她这辈子没有哪件事情这样坚定过，也没有哪件事情这样绝望过。
- 212 **第十六章 某一个终点**
“阿玥，我也爱你，我好爱你。”低吼出声，聂未自己都吓了一跳。这么肉麻的话，也只有仗着最亲密的时候表白，平时根本不可能说得出口。



All roads lead
to true love

目录

- 228 | **第十七章 我的心在跳舞**
- 因为她在家里，一下班就要飞奔回来。放假了，不想打牌，也不想出海。这些都是以前没有的牵挂。因为有她，做什么都充满干劲。想给她最好的，想给她更好的。
- 247 | **第十八章 感觉完美**
- 如果嫁给聂未，她会每天都做很丰盛的晚餐，包很多美味的粽子放在办公室里——全方位地照顾他的衣食住行。如果嫁给聂未，首先要把孩子健康健康地生下来。
- 273 | **第十九章 相爱时刻到了**
- 由怜生爱也是爱。如果我一味是弱者，也不可能永远讨人喜欢。爱令人成长，令人坚强，令人自信。如果聂未对我的爱没有成长和治愈的能力，我也不会和他在一起。是他的爱让我一路跌跌撞撞走过来，我们都不是傻瓜。
- 291 | **第二十章 I Swear**
- “我非常爱我身边的聂太太——闻人玥。”他语调平和，如同在说一件稀松平常无须大惊小怪或者故弄玄虚的事情，“纵然旁人有许多理由不看好这段婚姻，但我会坚持下去，此生不渝。”
- 302 | **第二十一章 有缘千里**
- 她有些怀疑，等了三年零两个月又十七天，真的是他回来了吗？
- 311 | **尾 声**



楔子

从前，有一座格陵都市。

在这座都市的一个温馨家庭中，诞生了一名小小女婴。

粉嫩身躯，端正五官的她并不特别。但在父亲眼中，她是唯一。

于是他请来并不存在的十二位仙子为她祝祷。

“她会有美丽的面容和轻盈的身躯。”

“她会有一颗纯净的赤子之心。”

“她会富足。”

“她会有一双灵巧的手，飞针走线不在话下。”

“她会有一对敏感的耳朵，自音乐中学会宽容与爱。”

“她会有异于常人的耐性和毅力。”

.....

在场的仙女们都送上了自己的祝祷，整场宴会在欢快轻松的气氛下进行。

可就在最融洽的时候，一位未被邀列在席，叫做金陵雪的巫婆不请自来。她心肝恶毒，肠满肚肥，一看吃饭竟然不预她，立刻发怒：“好呀！我虽然不能剥夺她们赐予你女儿的美德，但是我能剥夺她所有的爱与幸福，让她在心爱的人面前永远只能出丑。不，这还不够，我还要让她在十八岁，对，就是十八岁最美丽、最可爱的时候，以最难看的姿势，自楼梯上嗒嗒嗒摔下，沉睡不醒，失去一切！”

说完这席恶毒的诅咒，她便夺下一只鸡腿，得意地笑着，消失于虚无中。

正在所有仙女面面相觑、父亲惊慌失措的时候，最后一名仙童姗姗来迟。

他住得好像很遥远，收到消息太迟，所以来晚了。他沉默地听说了刚才发生的一切后，便抱着女婴宽慰那悲伤万分的父亲：“十七年后，巫婆会遇到不可抗拒的阻力。所以，她说的灾难，实际上会推迟到阿玥十九岁的时候发生。”

“可我的孩子还是会昏迷啊！”

“不必惊慌。她虽然会沉睡不醒，失去一切，但会有一位王子劈开荆棘来解救她。”

“只要她坚持所有美德，失去的一切都会重新拥有。”

当他说完这句话，所有的鲜花都开了，所有的泉水都活了，所有的仙女都消失了，只留下了这位父亲和他的女儿。父亲心中疑惑：为什么他称呼我的女儿为阿玥？我还没有为她起名啊！

究竟刚刚发生的一切是个梦呢，还是个梦呢？

于是，故事开始了。



第一章 前尘

闻人玥第一次见到聂未，只有十二岁。

十二岁的闻人玥，刚刚上完六年制的小学。可是你问她学了些什么，她只记得大概有中文诗句、英文单词、长方形的周长公式、唐宋元明清、亚热带气候……这些知识即使不记得，也不会死人的——她这样想。

表哥贝海泽比她大两岁，天性聪颖，初中时跳了一级，已经直接升入格陵医大附中的高中部。他的眼睛一向保护得很好，炯炯有神，衬得那一张脸庞更加白嫩清秀，兼之长得高大，四肢修长，手指纤细，一望便知是学术型帅哥，走在热辣辣的太阳底下，竟然没有出多少汗。

他一面推着单车行在上山的柏油路上，一面问身边的表妹：“阿玥，下学期要开始学函数了？”

闻人玥在吃今天的第三支冰淇淋。她有两颗蛀牙，怕凉怕冻，可是又贪那一点甜，于是小口小口地吮。

贝海泽见她没有回答，便拨开她的发丝，摘掉耳机，又问了一遍：“有没有预习？要不要我替你补一补？”

在贝海泽的心里很喜欢看到表妹笑。闻人玥是小圆脸的美人坯子，更得意的是嘴唇生得美而娇嫩，正是古书上说的那种樱桃樊素口，不笑的时候楚楚可怜，大笑的时候一派灿烂，简直能与春光媲美。

但她的第二磨牙换得不是很好，长得歪突出来，下半年就要和贝海泽一样戴上牙箍了。此时因为爱美，不敢大笑，只能微微笑，眼睛却是发亮的：“补什么？语数外就像我的蛀牙一样，都是窟窿！补也没用哩，海泽表哥。”

贝海泽问她期末考试考多少名。

闻人玥恼了，一扭身跑到前面去：“不告诉你！你只会笑我！”

闻人玥永远记得，那天是八月十六日，她与贝海泽一起去外公位于长寿山的别墅。天气很好，热而不燥，越发衬得碧空如洗。层层叠叠的白云，郁郁葱葱的树木，山风吹过，一棵棵似乎是伸长了手臂在欢呼。

天、云、树，最最单纯与欢乐的白、蓝、绿。回想起来，她那天是有些莫名其妙的兴奋。天蓝色的水手领校服套在尚未发育的身体上有些空空荡荡，但杨柳小蛮腰已经有了雏形，走动间山风便缠了上来，拂得她十分惬意。

闻人玥学习不怎么样，臭美却是娘胎里带来的习惯。即使是一条校服裙，也特意多洗了好几次，好让它褪色到和天空的颜色一模一样。她冲在推着单车的贝海泽前面，撩起裙摆，露出大腿，让那一丝丝的凉意来平息身体里那一丝丝若有似无的燥热。

因为自幼失恃，没有人跟她说过，她从哪里来，也没有人跟她说过，这样轻佻，有失体统。要到初二才开生理课，即使那时老师也不会讲得多详细。她不知道荷尔蒙将会是非常强大的一种力量——八十九斤的身躯，敌不过这几微克的雌二醇。

这条路上的行人、车辆素来寥寥，难得今天忽而有同向的出租车从身边擦过，忽而有男孩子骑着单车，双手脱把，一口气冲下坡去。

那男孩子和她差不多大，一件T恤鼓得帆一样，整个人乘风破浪般很快没了影。

闻人玥见他那么洒脱，便转过身来笑：“海泽表哥，我们待会儿下山也像他那样冲下去吧。”

“不安全。”贝海泽歇了歇，也笑，“还没到外公家，怎么就想着走了呢？”

“因为我要赶回去看钟晴的新剧呀！”

他们的母亲是亲姐妹，分别是大国手伍宗理的长女与三女。昔日伍宗理很疼这一对娇女，可惜闻人玥的母亲福薄，才生了她就撒手人寰。

没了母亲总是可怜。好在闻人玥对生母没有什么记忆，与继母匡玉娇也颇合得来。既然和继母相处得好，便算不上灰姑娘，也算不上白雪公主，她性格并不郁郁寡欢，也不纯真无邪，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女孩子，爱玩贪靓。

贝海泽一门心思用功读书，鲜少看电视，不知道她说的是哪位小明星。闻人玥一面解释钟晴是新近红起来的少女偶像，一面又哧哧笑起来：“海泽表哥，这方面你就没我懂得多。我有一抽屉钟晴的贴纸呢！”

贝海泽觉得她今天有些奇怪、疯癫，只当是放假玩得忘形，由着她撒开两条腿率先冲进前院：“小心摔跤！”

闻人玥却是想要赶快躲起来，再吓表哥一跳。客厅的东南侧有个小会客室，门虚掩着，是绝佳的藏身地方。

若是正常情况下，她不会冒失。但那一天她生生失态，浑然忘我，觉得猛跑了这一段，已经热得喘不过气来，心如战鼓急擂，一面掀了校服前襟大力扇风，一面

将会客室的门踢开。

会客室内摆放着数组沙发，正对门口坐着一名海军青年。

这名青年男子和闻人玥以前见过的所有人都不一样——那些人不过尔尔，只是为了衬托他的降临。

他头发极短，四肢极长，眉眼鲜明，脸庞坚毅，高大健壮，古铜色的皮肤衬得那挺括的海军制服越发的白。

这白不是学校里学长学姐玉树临风的白，也不是医院里外公舅舅救死扶伤的白，这白像山路上远远追随她的云。可是，她盯着那个人的白，满眼满心，说不出的难受。

她从不知道一个人可以把白色穿得那么可怕，坐在那里仿佛一道随时会射出来的白光，吞噬一切。

这名海军青年正是聂未。他穿的是海军的夏季便服，因为才过训练期，尚未授衔，所以肩章空着，只是在袖上缝着格陵特别行政区的海军袖章。他跷着腿，手中拿着一顶黑色贝雷帽正在沉思。

闻人玥慌头慌脑地撞进来，反应极快，立刻抬起一对乌沉沉的眼睛。她的校服有衬里，所以就没再穿贴身的背心。她两只手掀起校服的前襟，即等于两排嶙峋的肋骨都给他看到了。

聂未来不及说什么，闻人玥已经胸闷气短，一颗心怦怦地跳着，几乎要跳出嗓子眼，随后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聂未确实来得早了些，老师伍宗理在书房尚未出来。

这是伍宗理的习惯，为了锻炼腕力与精气神，每个周日下午总要练两个小时字。用人知道聂未是伍宗理最爱的关门弟子，这是服役前最后一次来见老师，便请他在会客厅里等。他本来沉思入神，怎么也想不到会有个小女孩冲进来先是掀衣再来晕厥。他立刻起身趋前，先试了试她的颈动脉与体温，又翻了翻眼皮，才做了两步常规检查，恰巧贝海泽赶到了。

映入贝海泽眼帘的一幕就是一名海军军官正单膝跪在昏迷不醒的表妹面前，扣着她的脉搏读秒，他急忙问：“阿玥！她怎么了？”

“她晕了。”聂未简短回答，头也不抬地吩咐，“去拿一只调羹来。”

贝海泽听他语气沉静，又知道能到外公这里来的都是杏林中人，虽然他的衣着令他不解，但二话不说立刻跑去厨房。

用人们正在熬晚餐要喝的罗宋汤，听说老爷心尖上的阿玥小姐不舒服，大惊失色，即刻要去报告。

贝海泽拿出少爷的架势来：“没事，忙你们的。”

他折回来时，聂未已经将闻人玥抱上一张美人榻放平。贝海泽将一只长柄调羹

递过去：“给你。”他的父母都是医生，他知道自己将来也是要做这一行，所以平时也有注意累积医学知识，却不知道聂未这时候要调羹做什么。

聂未捏着闻人玥的下颏，将调羹柄伸入舌下，使劲一压。

闻人玥只觉得有什么冰凉的金属抵着咽部一紧，心跳是正常了，但紧接着整个胃翻了起来。她不知道被她抓着了什么，哇哇直吐，将三支冰淇淋吐得一点不剩。

等她回过神来，才发现用来盛呕吐物的竟然是这个人方才攥在手里的贝雷帽。

那气味可不好闻。聂未有洁癖，一皱眉头，朝后退了一步。茶几上放着一杯绿茶，是方才用人倒给他的，他还没有动过，此时便推到闻人玥面前。

闻人玥喝一口，漱了漱，不知道吐哪里，反正帽子已经脏了，她鼓着嘴，捧着帽子，眼巴巴地看着聂未。

聂未又朝后退了一步。

她低头把茶吐进帽子里，一张小圆脸终于涨红起来。

“阿玥，你好点没有？”贝海泽问。

闻人玥点点头。

贝海泽见他方才只是稍作处理，表妹就醒了，不由得十分佩服：“她是中暑了？”

聂未把调羹递还给贝海泽：“突发室上速。还有，她刚才吃了些什么，你应该很清楚。”

贝海泽对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有所了解，不算严重，便放下心来：“阿玥，吃那么多冰淇淋，还跑那么快！幸亏没事，我明天陪你去做个心电图。”

闻人玥低着头吐了吐舌头。这时候有一名用人在会客室外恭敬地问：“阿玥小姐有没有事？老爷马上下楼了。”

这时应该补钾。聂未却知道她不止这一处问题，于是对那用人淡淡道：“你去冲一杯温热的红糖水来。”

那用人应了一声，把脏兮兮的帽子一并带走。

贝海泽突然灵光一闪，知道眼前这位年轻的海军军官是谁了：“你……你是聂未师兄吧！我是格陵医大附中的高一学生，我叫贝海泽，她叫闻人玥，我们是来看外公的。”

聂未看了这戴牙箍的少年一眼，虽然他只比贝海泽大八岁，但从辈分上来说应该是师叔，好在他素来不拘俗礼：“你的父亲是贝中珏医生？”

贝海泽点点头。百闻不如一见，他听说海军今年在格陵医大招收了两名技术军官，其中一位就是外公的关门弟子聂未。

这聂未本人就是传奇，他不知听父母提起过多少次，从小便显示出过人天分，连连跳级，十五岁考入格陵医大。身为名誉校长的伍宗理当年无意中经过本科生的解剖课堂，看到他年纪轻轻却刀法稳健准狠，已经有些吃惊，再问他几个专业问

题，更是答得头头是道，便非常看重，一直带在身边亲自培养。

他今年才二十二岁，就读完了医科硕士。本来已经有好几家医院争相要招他去实习，伍宗理却更希望他能来做自己的接班人，连搭档都一并为他选好，就是脑外的应思源。

应思源也是伍宗理的得意门生之一，今年三十九岁，性格最稳重不过，对年轻人十分提携，和聂未搭档，一定会倾囊相授。伍宗理这样安排，就是希望聂未能够走最迅捷的路，不受到任何挫折，快速累积经验，成长起来。

本来大好的前途，聂未却突然全部暂停。一毕业就应召入伍，前往“明日号”驱逐舰服役三年。

服役期满后，再重新启动。

见到偶像，性子一向温和的贝海泽激动起来：“聂师兄，我一直很想认识你……可是你太忙了……你将来一定是选脑外了对不对？我知道现在说这个还太早，但是我感觉自己的兴趣好像并不在脑外……”

他们说的话，闻人玥一点也不懂，只是倚在美人榻上胡思乱想：海泽表哥也会崇拜偶像？那他会把这个人的海报贴在床头吗？

她的辫子方才在忙乱中散掉了，现在便伸手去整理。她的头发是继母匡玉娇编的，顶上的头发一分为二，顺着额际编成两条小辫子，在脑后束在一起，然后将剩下的头发披下来遮住，复古而端庄。

美人榻上铺着一条玉石凉席，印在她白嫩的小腿肚上，留下一颗颗麻将牌大小的痕迹。

用人拿了一杯红糖水来给阿玥小姐。她从未喝过这种水，皱着眉头闻了一闻，只觉得一股甜腥味好不习惯——突然间，同贝海泽说着话的聂未看了她一眼。

她的一颗心又剧烈地跳动了起来，这跳动不是方才那种室上速的失控跳动，而是前所未有的感受，就像打乒乓球一样，小白球在台上弹来弹去，大力扣打，它却弹得更高更远了。

伍宗理今天心情很差，但看到可爱的外孙女就好多了：“阿玥，今天怎么来了？”

“因为我感觉到外公想我了。”闻人玥扑过去，搂着外公的脖子亲了一口。伍宗理听贝海泽说了刚才闻人玥晕倒的事情，也不大惊小怪，揪了揪她的脸蛋：“和海泽去客厅玩吧。”

“其实我知道‘不孝有三，学医为大’，古人也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你偏要两样占全。”等两个小东西走了，伍宗理才有些埋怨，看着这个疼爱的弟子，“定了去哪里没有？”

“明日号。”

明日号是格陵重工下属万象造船厂制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两年前才服役：“那很好。”

伍宗理今天练字的时候突然手抖，有些不祥的预感，但越是他这样自负的人，越是讳疾忌医：“按道理来说，医生不能走捷径。我这样不遗余力地栽培你，一方面因为你确实是人才，另一方面也希望你能为病人多服务几年。一名医生的黄金期太有限。”

“上船后主要会在医疗组服务。”

当一个人的行动力凌驾于意志之上非常简单，一定要停下来做好准备。因此聂未不愿意走上伍宗理亲手铺就的康庄大道。

“明白了。”

很好，他一直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和他说话，只需要点到即止：“你性子又冷又直，再磨砺几年也对。”可是去参军也不见得能改过来，伍宗理心下又有些不明白，不由得沉默。聂未也不说话。

师徒二人倒是常常这样相对无言，但气氛是融洽的。

闻人玥和贝海泽在客厅里打关牌，闻人玥打得烂，总被表哥刮鼻子。偶尔贝海泽放她一马，她就搓搓掌心，凑过来大力地刮。两人嘻嘻哈哈地闹成一团，就看到有三个大人前后脚走进来。贝海泽自言自语：“不知道那个天才来了没？”

来人是来为聂未送行的伍氏弟子。伍宗理从不特地为弟子介绍家人，但大家都在医疗系统做事，所谓抬头不见低头见，都是同行。除了闻人玥的父亲闻人延是证券经纪，从未和他们打过交道。

他们见到在客厅里打牌的两个小孩子，贝中珏的儿子贝海泽是认识的，但那个小女孩就不知道是谁了，于是只和贝海泽打了个招呼，直接进了会客室：“老师，我们来了。”

伍宗理“嗯”一声：“应思源呢？”

真是贵人多忘事。

“应师兄问医院拿了假，度蜜月去了。”应思源今年三十九岁，还是头婚。他们师兄弟里面，晚生晚育较多，“院方给他批了一个星期的假。”

伍宗理喝了口茶，又冷笑着问：“他那个不懂事的徒弟弟呢？”

众人都知道伍宗理最反感师徒间缠杂不清，一时竟不敢接话，还是有个女弟子赔笑道：“这件事情我清楚，我且多句嘴吧。应师兄根本不喜欢她，对她亲切了些，她就硬贴上来，要死要活，弄得很不像话。应师兄也有错，个人问题上忒多情。”

他何止这件事情上糊涂？照伍宗理来看，他对病人也投入太多感情，但是这话又不能说了，说了未免太打击在座医务工作者的积极性：“我也觉得思源不会那么糊涂。那个女孩子居然还对他说，等他二十年也不打紧。你们听听，这是师徒之间该

说的话吗？”

大家纷纷表示同意，只有聂未并不知情，没有附和。

“老师实在教训得是。”

伍宗理那个年代的信仰能支持他们走得更远更高更纯粹：“你们也都仔细点，挑徒弟不是挑水果，别光顾着挑好看嘴甜，踏踏实实做事才是硬道理。”

一众弟子唯唯诺诺，赶紧换话题，问聂未在哪支分队做的训练：“中俄军方下半年在南海有联合演习，你们舰队去不去？”

聂未的回答一向简短：“去。”

又有弟子问聂未几时授衔：“你是硕士生，应该会授上尉衔吧？”

用人过来添茶，伍宗理问起那两个小东西：“还在打牌吗？”

“海泽少爷在砸核桃。阿玥小姐把聂军官的帽子洗干净了，拿着吹风机在吹干呢。”

“不必麻烦。我不要了。”

贝海泽端着一盘核桃推开会客室的门：“聂师兄……”

他一开口，伍宗理便不高兴：“海泽，你叫他什么？”

伍宗理推崇儒学，在伦常辈分上面素来严苛：“你父亲贝中珏要叫他一声师弟，你叫他师兄，那你叫你父亲什么？乱弹琴！叫小师叔。”

伍家的孩子小时候都背过《朱子家训》，里头有一句“伦常乖舛，立见消亡”，贝海泽知道外公很注重这个，立刻道歉：“小师叔，对不起，是我疏忽。”

“啊呀，哪里是海泽的错。聂师弟也着实年轻了些。”有弟子插话道。

闻人玥躲在贝海泽背后，从腋下看进去，只看得到海军制服上金光闪闪的扣子，和他放在膝头的左手，纹丝不动。贝海泽一转身，闻人玥便拿了一枚核桃仁丢进嘴里：“海泽表哥没大没小！”

伍宗理听见，叫她过来坐在自己膝上：“这是我的外孙女，闻人玥。阿玥，问师叔们好。”

她还是小孩子，才在聂未面前吐过，当然觉得无比丢脸。但是露怯岂不更贻笑大方：“为什么要叫师叔？我和海泽表哥不一样，我不学医。”

不知为何，聂未扬了扬嘴角，对自己的微笑有些不解。一个和妹妹聂今差不多娇气的小姑娘而已，明明不好笑，他却笑了。

那几个弟子见她坐在伍宗理膝上，就知道她在老师心中的分量了：“哎呀，我们两手空空，这可怎么办好？”

女弟子先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支名牌墨水笔来给她：“这支笔是我父亲在我考取了处方权后送的礼物，权当借花献佛。”另外两个弟子也不甘落后，一个取下钥匙上的蝶骨挂饰，一个从钱包里拿出一张护身符。

伍宗理看了无动于衷的聂未一眼，闻人玥附耳对外公说了一句话。伍宗理咳了

一声，笑道：“收了师叔们的礼物，可要好好读书，将来考个好大学。”

闻人玥一手拿着礼物，一手搂着外公的脖子，大概是要彰显自己在外公心中确是独一无二：“读书最无趣，不上不上。”

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会一语成谶。伍宗理只觉得她是被父亲闻人延和继母匡玉娇教坏了，觉得知识无用。他是个儒派的医者，素来重学轻商，对闻人延这个女婿不太中意，对他的续弦更加嫌恶：“阿玥！这可由不得你乱说。”

开饭前，来为聂未送行的伍氏弟子们偷偷议论：“我们这一行最讲论资排辈，还以为他终于发现自己跟坐电梯一样一直升上去，不好意思了。谁知听他言语之间，竟是一点自觉都没有。”

“哼，好潇洒。”

“你几时见过聂未惧怕流言蜚语？你当他真没有听过那些非议？他根本不在乎。”

“你没听见他说的话？‘学医治人，还是参军卫国，我想都尝试’。好大的口气！”闻人玥走过来请他们入席，他们便止住话头：“哎哟，阿玥亲自来叫我们吃饭啦。”

伍宗理一共有两男两女四个孩子，除了闻人玥和贝海泽两个外孙之外，还有一对孙子孙女，一个叫伍见贤，一个叫伍思齐。伍见贤和伍思齐自觉光宗耀祖责任重大，素来对伍宗理是又惧又怕，反而不如闻人玥和贝海泽那么亲近，挨到了饭点才来，一来便坐在饭桌旁直嚷肚饿：“整整补了一下午的课，人都要晕了。”

闻人玥和贝海泽洗手出来，叫了“表哥表姐”。他们两个仗着姓伍，不是很看得上这两个异姓人。小时候不带他们玩，大了也不亲近，一说话就凶巴巴：“哎哟，牙箍仔和小耳朵都来了。”

耳垂象征福寿，闻人玥的耳垂像她妈妈一样，只有一点点，珍珠似的温润。她不喜欢别人叫她小耳朵，于是不答理。

他们越发得意，上来揪住：“耳朵生得小，听不见是不是？”

整张脸都被揪得仰了起来，闻人玥笑着抓住伍见贤的手求饶：“见贤表姐，轻一点，疼。”撒娇撒得伍见贤也不好意思了，又看见师叔们走过来，于是搓着她的脸蛋：“哎哟，小耳朵越长越好看了，又白又嫩。师叔们好。”

座位当然也是讲究的，伍宗理坐上首，徒弟们和孙辈们按照先后顺序分坐两侧。众人入座，伍思齐见晚餐是肉扒、面包和罗宋汤，笑着摊开餐布：“幸好是西餐。如果是中餐，还没吃完，公筷就全被小耳朵给收走了。”

伍家吃中餐的规矩不多，每道菜旁放一双公筷而已。闻人玥根本没有自觉性，每次用公筷夹完菜就直接送进嘴里了。这时听思齐表哥挤对自己，笑嘻嘻地吐了吐